

蹇 先 艾

山 城 集

作 家 出 版 社

山城集

蹇先艾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山城集

塞先艾著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)

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(471) 字数：176千

开本 33.5''×46''¹/₃₂ 印张 5⁹/₁₆ 插页 2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2000

定价 (C) 0.57 元

定价五角七分

目 次

初秋之夜.....	1
在貴州道上.....	11
到鎮溪去.....	21
映姊.....	37
山城的風波.....	48
鹽巴客.....	68
掙扎.....	76
山東七哥.....	86
趕馱馬的老人.....	96
乞丐.....	101
躊躇.....	112
父與女.....	122
孤獨者.....	133
春酌.....	145
春和客棧.....	160
后記.....	173

初秋之夜

这是新縣長到任后几天的一个初秋之夜，天气的热度並不比夏天低。虽然街头有时也飄盪着微風，但总吹不散人們心里的狂热。

一羣華服的客人云集在一間軒敞的客廳里，今天晚上是縣劝学所所長王心齋宴請新縣長和本城的鄉紳們。客人里面，除了去年从北京回來的所謂“留學生”是一个青年以外，鬚髮斑白的老者佔多数，綠盖子白磁罩的洋灯光照耀得室內非常輝煌。旧式的桌椅与古雅的陈設——如香爐、帽筒、花瓶之类——閃映在暈黃的灯影之下，更襯出綺麗的顏色。当中白市布蒙着的圓桌上，銀晃晃的湯匙配合着銀晃晃的酒盃和碟子。主客都紛紛爭着入座，雜沓的步履声沉寂之后，長袍短褂飄动起一片涼颼，摻和着汗味。座次的遜讓完全免去了，这就表示出了宿儒名士們的豪迈，为一般人所望塵莫及。大盤大盃的菜，从僕人手中端上來，盤子剛一落桌子，銀鑲的烏木筷子紛乱地竄下去，鏗然有声；頃刻之間，盤內已經一扫而空了。豁拳、行令，表演了一个很長的时辰。

主人王心齋是个矮胖的身材，穿件大花綢的夾衫，臉上点綴着稀疏的麻子，八字鬚在上唇掛着。他招待宾客非常殷勤，差不多每个客人，他都要陪他們喝上几盃。这时他正和一位中学堂的

C1A54/02

桐城派國文教員豁了几拳，結果是心齋老先生輸了，錫壺里的酒被他喝去三分之二。这位文豪的“拳術”很高明，大家都称他做“文武双全”，有好几位都輸在他手里。也有人窃窃地議論着：大家豁拳失敗的原因，主要是看見了文豪的乱草似的頭髮和尖長的指甲，先就胆怯起來，自然猜拳也就無法准确了。

散席以后，花了几百銀子買來的象牙煙具早已陈列在炕床上了。劝学所長迈着方步走过去，親自把煙灯点着，（这是表示恭敬的意思。）然后才提高了嗓子連声說“請！請！喫煙！”兩個有癮癖的客人早就熬不住了，还没有等到主人的嘴皮合攏來，便慌忙地像扑灯蛾似地拥上前去，各据一方，开始工作。他們頹然地偃臥在煙氤之中。縣長烏元富也有点打呵欠，这倒不是瞌睡沒有睡足。他咬着嘴唇，直是擺头；由於已經把冠冕堂皇的禁煙告示貼了出去，号召軍民人等一体嚴拿，自己当然不好意思再去加入場合。虽然來客中有兩三位知道縣長也是有嗜好的；但是如果一定要劝進，始終总感觉有些不便。縣長只好忍耐着了，好在出門之前已經过了癮，这时还不算十分难熬，他滿臉堆起假笑，——忽然想起自己煙包內还有煙膏水煮过的一支叶子煙，忙取出來，目光向桌子和茶几上一扫之后，發出一声喊來：

“張升！”

“有！”一个响底皮鞋，穿官紗衫子的听差飛也似地跑進來，一枝約摸一尺長的短煙桿便塞進縣長的口里。縣長像練操似地挺着胸膛，張升把煙袋給他裝進翠玉的煙斗。大紳士王天祿很見机，擦起一枝火柴弯腰走过來，親暱地說道：“縣長，我給你燒。”縣長微笑着瞥了他一眼。煙点燃了，縣長慢慢地吸着，精神漸漸地煥發起來。他的龐大的軀体擺在八仙椅子上，帶着一副惟我独尊的神气。煙吸完以后，把那根煙桿拿在手里，他的眼光穿过藍色的

小眼鏡，投落在粉壁的字画上，忽然掉过头來問主人道：

“这个横披是鄭柴翁寫的嗎？”

心齋主人駝着背，剛剛落座，蹣起腿來，黑亮蘇緞的双襪鞋在地板上敲得拓拓的响；一只手撐着头部，一只手理着鼠鬚，正想找机会对縣長攀談；因为今天來的客太多，主人思想上最初有点一視同仁，對於上賓就不免忽略簡慢了一些，而且忙乱了这半日——从打麻將开始到晚餐終結——和縣長談話，統計起來，根本就沒有几句。听见上峯一發問，他手忙脚乱地站起身來，笑影飄浮在他的斑麻的臉上。

“縣長！”劝学所長拉長声音，親熱地先來一个招呼。“这是鄭子尹先生的親筆，一点兒都不假。鄭珍字子尹，又号柴翁，是本縣道光、同治年間的一位大詩人、大經学家。”

縣長朗声地說：“唔唔，心齋，我曉得这个人。你有这么多收藏，真不愧是書香門第了！这大概是給令尊大人寫的吧？”

主人听了縣長讚美之后，臉紅了一紅，囁嚅着回答道：

“是的，縣長，他，他跟先，先祖極其相好；他們同鄉又是同年，唱和的詩頂多；这是他特意寫來送先祖的。”

縣長漫不經意的样子，彷彿根本沒有听见對方的話，他正在吟哦着横披上寫的詩句，呶唔了半天，然后点头歎道：

“这几首七律真做得不坏哩！”滿屋的客人听见縣長在誇獎这幅行書，都爭先恐后地跑過來賞鑑。屋子里喧囂的空气頓時緊張起來。有兩位便在那里悄声告訴其他的客人：烏縣長一定也是对金石書画很有研究的，要是人家沒有學問，怎么就能做到縣長？

煙榻上一只大腿伸過來，把坐在床沿上帶玳瑁架子眼鏡的北京留学生狠狠地撞了一下。这位青年正在靜听着縣長的高論；虽然背部受了一点震痛，也就懶得去管它。接着一个花白鬍子翻身

坐起來，颺的一聲，一條灰白的鼻涕飛到地毯上去，他順手將指頭在綾子做的炕墊上用勁一揩，兩條瘦腿支着弓形的身体，就走到縣長的背後來了。

“鄭老先生的少君知同也是个寫家啊！他的那筆篆字，同莫邵亭比起來，並不在他以下。可惜知同太懶了，又死吸洋煙，所以声名就远远赶不上他的老人家了。……”

花白鬍子吳為善的聲音有點顫抖，而且面色灰白，大有一個垂死的人的光景；但他却故意露出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的神氣來。他用煙黃的手指捋了兩下鬍鬚，他上面講的那一段話，是有意來表示他的淵博並不弱於心齋所長。他吐了一口鹹痰在洋磁痰盂里，慢騰騰地又繼續說下去：

“……我家里就有一副鄭知同的篆聯，真是鉄画銀鈎；如果縣長用得着，我改天就送到你的衙門去。”

在客人們小語低聲之中，吳為善的語調特別响亮。在尊貴的縣長面前，居然这样高声大气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都感到他有点失禮，眼睛都死死地盯住他。主人家也有几分愠然，因为他也有意把鄭子尹的橫披送給縣長，却被吳為善搶先了。那位桐城派的教員在一旁不勝憤慨，却輕輕地向他旁边的一位客人，用了呂東萊的筆法，下了一個結論道：“尊卑之分蕩然矣！”

“花白鬍子的那位老先生貴姓？”縣長從藍眼鏡中望了一望，微笑着問主人道。事實上，一進門王心齋就介紹過的；但是縣長已經忘記了。

“女子中學的校長！”有一位客人忙把老先生的官銜報了出來。

“唔，唔。”

“那位老先生嗎？”心齋心平氣和地一鞠躬說。“是我們縣中有名的紳士吳為善，前清的舉人，現任縣立女子中學的校長。”

縣長點頭道：“唔，唔，原來，原來是吳老先生，久仰，久仰，失敬得很！”

他笑吟吟地擺着寬大的八字步，手里的煙桿也扔開了，走過去，兩手扶着顛巍巍的吳校長。校長好像受寵若驚似的，嘴里不斷地說：“豈敢！豈敢！”兩個互相扶持着走到炕床前面。

炕床已經恢復了原來的狀態，藍綾子的枕墊分列在兩邊，中間酥黃木的炕床上擺着一對康熙瓷的古瓶。縣長和校長分手坐下。主人忙叫泡了兩個蓋碗的普洱茶上來。客人們看見縣長這樣的尊重吳舉人，真不知從何說起，十有九成是敬重他老人家的功名，大家不由得都露出無限羨慕的臉色。北京留學生也默坐一旁發呆，也許在埋怨着自己沒有早生幾十年。客人們都把椅子搬過來，圍繞着炕床坐定，結果成功了一個半圓。縣長的話匣子慢慢地打開了，有時口干了，又喝上幾口普洱茶。

縣長嘴上的仁丹鬚翹了兩翹，滿面春風地說道：

“吳老先生，真是景仰得很！今天倒在無意之中會見了你，真是湊巧！兄弟到縣的頭兩天就想拜會老先生去的，無奈事情太多了，案件這幾日以來尤其不少。加之，小妾又害了病，一直沒有好，簡直把兄弟弄得來大有‘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之勢。’所以，一直到此刻都沒有得造府。……”

縣長是一句話，一個哈哈，說得來婉轉其辭，把中學校長听得侷促難安：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屁股時刻在炕墊上移動，心里捉摸不定縣長的目的何在。

“……兄弟在省城的時節，就常聽見黎廳長時常提起老先生辦女學的成績，他表示非常佩服。你曉得黎廳長也是很風雅的，他的古董字畫收得真不少。縣長們隨時都拿些東西去孝敬他。我說，今天像老先生這樣淡泊明志，熱心辦學的人，我們全貴州省有幾

个呢？唉！如今世風不古，師道日下，哪个不是为名為利。老先生，你想想，是不是？”

烏縣長說完話，兩手从胸前往外一推，表示“慨乎其言之”的意思。為善先生捋着飄拂的鬍子，喝了一口普洱，神情鎮定了下來。众賓客都注視着他的舉動。他蒼白而富於皺襞的臉上，泛起一抹頰紅色，躬着腰回答道：

“縣長！你未免言之過甚了，你叫我老朽的身子放在哪里？吳為善不過是純盜虛聲，毫無一技之長。說到辦女子中學，那是前任王文光先生的功勞，我不過‘蕭規曹隨’而已，卑卑不足掛齒，更想不到廳長也這樣謬獎。”

吳校長說到這里，忽然喉嚨里的痰又湧上來，他往外一吐，恰好落在他自己的褲腿上，慌忙用手去拭，口里還是喃喃着。

“上年開刺繡展覽會，听說是這邊第一嗎？”縣長提出了一個新問題。

“這算不得什麼。”吳校長抬起頭來說。“一半因為學生們多數是名門閨秀，家學淵源；自然，賤內也不無微勞。”

“想不到尊夫人也是精於此道的。”

“吳老先生的夫人還畫得一筆好花卉呢，縣長。”座中有兩三個聲音同時捧場，分不清是誰說的。

“那好極了，小妾也會畫几筆山水，改天叫她到府上去請教吧！”縣長虛懷若谷地說。

“啊！縣長的如夫人原來也是一個畫家！”众人的驚歎的聲音。

“縣長的如夫人，自然是什麼都會的。”這是坐在縣長后面的一個紅鼻子的發言，語調分外嘹亮。縣長嘴上一邊一個笑渦，回過頭來，看了紅鼻子好几眼。紅鼻子得意揚揚地向縣長交換着

視線。

“改天，我們邀請吳老太太同縣長的如夫人聯合開一次國畫展覽會！”北京留學生大聲疾呼地提議道。

主客們一齊說：“那就相得益彰了。”

不敢參加談話，只有一味袖手旁觀的客人們，也跟着胡嚶胡鬧起來，滿屋充溢着嘈雜的空氣。廳外打大紅燈籠的縣長的護兵，都很驚奇地向里面窺探；幾個僕人都津津有味地听着，塞滿在客廳門口，完全忘掉了他們的職務。里廳的白紙有好兩處也被口水濕破，隱約有三四個內眷的影子在移動。

“不要吵，不要吵！”縣長微微露出厭煩來了。

“我說，請諸位少安勿躁怎樣？”

中學堂教員附和着說：“有事我們慢慢地講，請大家不要高聲武氣的，有失書香人家的體統。”

“有理，有理，說得對。”這是客人們心平氣和的答話。

漸漸地又安靜下來，喧叫的聲音是全然聽不到了，偶然有幾聲小語，彷彿蒼蠅的嗡嗡。烏縣長繼續和吳舉人談論女子中學校的事情。

“這個，唉！這邊學校的事情，我兄弟是很隔膜的。昨天聽見心齋講了一點，說是學風很敗壞，學生都醉心什麼‘自由戀愛’。老先生，這個新名詞，我也鬧不大清，大概就是要取消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吧！後生小子，都不肯用功，這個怎麼得了？我非嚴重取締不可！廳長這次命我到貴縣來，對於這件事，一再囑咐，叫我裏同心齋商量個處理的辦法。老先生在這裡辦教育多年，自然是兄弟要請教的。女中那邊聽說都還好，不過中間良莠不齊，難免沒有害羣之馬。……”

“女中這邊風氣大致都還過得去。”吳老先生鄭重地說。“縣長，

我虽然不敢吹牛，以往曾經嚴厲整頓了一下：从前有几个不良分子，我都先后把她們革除，現在可以說是‘清一色’了。賤內担任学校的舍監，一向管束学生非常之嚴，一律住堂，非星期日不許回家，还要家里派人來接。來往信件都先經過她親手拆閱，因此中間減少不少的弊端。我向來抱定‘女子無才便是德’的精神來办学，学生中，學問我認為还在其次，品行关系一生，万万坏不得！敝校的修身鐘点比較別的功課多，也就是这个原因。我們採用曹大家的女四書做課本，有些新派的人罵我們是‘老古董’；但是反眼一看他們，教些什么引車賣漿者之流的白話文，学生的品行坏了就不用提；二十几歲的大姑娘弄得寫封短信都寫不起，这难道說不是誤尽了‘天下蒼生’嗎？”

吳校長長吁了兩三声，这里面蘊藏着無限感慨的意味。在座的客人听后，都大为动容，北京留学生也默默地点头。在初回來時他听了这番話，大概非起來痛加駁斥不可的；但是这兩年來旧腐的势力已將他完全征服，使他沒有一点施展的余地；他不得不隨波逐流地來解决自己的飯碗問題了。

縣長一面听着，一面讚許道：

“痛快已極！真是至理名言！吳老先生办女学是省內外都聞名的，哪点会有錯！”

吳校長听見縣長一再的喝采，更加眉飛色舞地發揮起來：

“例如上年鬧五四运动的時節，举國如狂，全城学生都跑到街上去演說，嗚噓吶喊地高呼，‘打倒帝國主義’，敝校还是安心上課，始終沒有参加这种風潮，五分鐘的热度过去，就煙消火滅，試問洋人怕了沒有？明知其無濟於事而为之，此之謂不智！而且女学生愛國，我总認為不是分內的事，虽說古代有过花木蘭从軍，秦良玉破敌，这也是不足为訓的！哈哈！”

“哈哈！”縣長也縱聲笑了起來。

僕人走來，把盞碗茶添了開水，縣長伸嘴就喝，舌頭被燙了一下，赶忙又把嘴縮回去。坐在炕前的商會會長張子鴻幾乎要笑出來；立刻又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，就恐怕被縣長查覺。

“這個，這個學風的事件，縣長商同心齋辦理是再好沒有了。總之，要整頓，不可姑息！”吳校長作了結論。“女中這邊我總想法子，把它辦成全省的一個模範中學。”

縣長站起身來了。校長也跟着離開炕床，縣長走近几步，兩手在吳舉人的肩上拍拍說：

“吳老先生，你真不愧是本省的一位大教育家！”這一拍，把校長拍得如醉如癡，心舒體泰地低著頭。這種“知遇”是校長中舉以後的第一次。眾賓客都含着微笑，用羨慕的眼光望着吳為善。大家的衣衫窸窣地亂響，恭恭敬敬地兩手下垂，略微彎著腰，站立在一旁。

“我要走了！”縣長的口齒中有一個“我”字是京腔。

“再坐坐吧，縣長！”主人懇切地挽留道。

“縣長，再坐坐！”眾賓客也附和著。

“不早了！”烏元富從衣袋內摸出一個打簧表來，叮叮當當響了一陣。“哦，已經九點鐘過了，不能不回去招呼一下，小妾還有病哩。”

“縣長，今天實在簡慢得很！”主人表示道歉說。

烏元富說：“哪里，哪里！心齋，你何必如此客氣，都是自家人。”

他從榻前走到屋子中央，商會會長張子鴻從衣架上把縣長的紗馬褂取下來，縣長臉上堆著笑，接過來披上。王天祿赶忙替縣長扯馬褂的領子，吳舉人把巴拿馬的草帽送過來。縣長嘴里直說：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哪有这个道理！”

“來人呀！”主人向門外喊。

响底皮鞋的僕人進來替縣長收拾煙口袋之类，匆匆地又出去，叫道：

“提轎子，縣長回衙門啦！”

外面一陣混亂，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，步履声、吆喝声交互雜响起來。庭院中間，月兒正掛在樹梢。斑駁的樹痕映在地上，一刹时更晃动着幢幢的人影。

烏元富閃动着那副藍色的金絲鏡，高視闊步地走出客廳。一羣黑魆魆的人众拥挤在后面。前方兩個护兵打着風雨灯开路。他飄拂着衣衫，一步踏入了拱竿的涼轎，从轎帘里面透出一句似乎謙卑的話來：

“过天見——”

众人參差不齊地弯下腰去，深深地一鞠躬。縣長的涼轎被护兵拥护着，出了大門，來客們才松了一口气，放肆地高声談起話來。

过了几天，王心齋的那張鄭寫橫披已經搬家，掛在縣長的書房里了。据說，吳校長珍藏的鄭知同的篆联，当天晚上就送進縣衙門，另外还配搭了一張王石谷的山水；烏元富第二天就把它們都轉送給他的上司黎廳長去了。

1930 年

在貴州道上

多年不回貴州，這次還鄉，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勢的險惡，真够得上崎嶇鳥道，懸崖絕壁。尤其是踏入貴州境界，觸目都是奇異的高峯：往往三個山峯相併，彷彿筆架；三峯之間有兩條深溝，只能聽見水在溝內活活地流，却望不到半點水的影子。中間是一條兩三尺寬的小路，恰好容得一乘轎子通過。有的山路曲折過於繁複了，遠遠便听得見大隊馱馬的過山鈴在深谷中响動，始終不知道它們究竟來在何處。從這山到那山，看着就在眼前；但中間相距着几百丈寬的深壑，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到達對面。甚至於最長的路線，從這邊山頭出發是清晨，到得對山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。天常常醞釀着陰霾，山巔籠罩着一片一片白靄似的瘴霧，被風裊裊地吹着，向四處散去。因為走到這些地方，也許幾天才能看見一回太陽；行客照例都摸不清時間的早晚，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，才肯落下棧來。

在最稱險絕的九龍山溝、羊角堖、石牛欄、祖師觀……這几處，都是連綿蜿蜒的山嶺，除了長壑天塹之外，石梯多到几千級。從坡腳遙望聳入雲端的山頂，行旅往來，宛如在天際回旋的小鳥，更沒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臨。

這天，我們和護送几位官眷的大幫結伴從梧鎮起程，一离客

棧，天便下起蒙蒙的陰雨來，真使人不快。清晨，算是走了一段平陽大路，飯後，便要翻悶頭井、祖師觀、石牛欄三座險峻的長嶺。據說上坡下坡，总共三十几里。這些險峻的山谷，從轎夫和挑夫們口中的歌謠听來，已經够可怕了。他們常常喜欢唱道：

分水嶺來不算行，

石牛欄才累死人！

悶頭井來還不算，

祖師觀要走天半。

下午的雨，從蒙蒙一變而為淅瀝的大點了。道路非常泥滑。特別是在山路上，大小不等的青石塊，高一塊低一塊地亂嵌在土里，晴天已經就凹凸不平，很容易使腳受傷；雨天更是泥塘深坑，時時有使人跌仆的危險。加之，田里的水有時還要滿溢出來，氾濫在路上，汨汨地流動。幸而山洪沒有暴發，要不然，難保不是一場很大的水災。

我們戴起斗笠，紮着褲腳，一滑一溜地走着，沒有一個不是口里喃喃地抱怨着貴州為什麼不修馬路。大家又不敢走得太慢了，怕前后的轎子與挑子銜接不上，中途有意外發生。夫頭這時像熱鍋上的螞蟥一樣，一會兒跑向前面去，一會兒又跑到後面來，招呼不迭，總是用好話鼓勵着大家前進。那些坐轎子的官眷和富商望着這樣不好的天氣與坎坷的道路，也覺得惴惴自危，因為腳下就是萬丈深的懸崖；萬一跌下崖去，那就太值不得了，哪個肯把生命當着兒戲啊！

九點鐘的光景，我們才在山坡下的一個小村落歇腳，喫早飯。據說，再向前便沒有什麼好路走了。啓程之前，夫頭和顏悅色地走過來，請求富商們讓一段路的轎子，官眷因為都是女流，算是免讓了。那幾個滿面煙容的商人很不耐煩地跳下轎來，穿起線耳